



02234

學卷之二上

漢趙



宋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

上凡九章

公孫姓丑名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

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稽古樓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

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

可復興乎

朱註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當路居要地

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

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

知王者之佐乎

朱註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蹙子六反艷音

稽古樓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二

拂又音勃
曾並音增
蹙然猶蹙踏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

之曾西不敢比何曾猶何乃也會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恥見比之之甚也

朱註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

曾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

血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

朱註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

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

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

朱注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山反手也

王去聲
山猶通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

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四

稽古樓

朱注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

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
與平聲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

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

不足以為法邪

宋註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

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

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

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

宋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

大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茲音

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耒耜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六

稽古樓

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宋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闕同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

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
室屋相望而眾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
止之也

朱註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
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
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
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懽
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

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
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

朱註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
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
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
甚不待甘美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七

稽古樓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朱注

置驛也郵馴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

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

然

乘去聲

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八

稽古樓

矣言今行之易也

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

道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

朱注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

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

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言禮曰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

朱注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

孟子上

卷二

公孫丑

九

稽古樓

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

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也孟子勇於德是不難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

朱註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孟子欲爲言之

朱註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十

稽古樓

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如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黝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

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

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

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已

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

宋注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

也目迷日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
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
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
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
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十一

稽古樓

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施舍自言其名則曰舍豈能為必勝哉
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
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眾者耳非勇
者也

宋注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

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
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

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扶夫音

孟子以為曾子長于孝孝百行之本子夏

知道雖眾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

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

要也

宋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十一

稽古樓

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

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

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

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

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慄之瑞反

縮義也慄懼也詩云慄慄其慄曾子謂子

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已
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
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
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

宋語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

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楛弓曰古者冠縮縫
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備恐懼之
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

宋語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

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
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
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開與之與平聲
夫志之夫音扶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不得
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
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
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已直怒之矣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十四

稽古樓

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
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
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
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志心所
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
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志爲至要之本氣
爲其次焉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
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朱註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

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夫音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六

稽古樓

朱註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

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

惡平聲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朱註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

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七

稽古樓

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

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孟子言此氣貫洞
纖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

朱注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

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
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

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十六

稽古樓

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
天地之間

蓋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惟養之以義不
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
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

朱注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

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

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
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
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
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
意所蔽則欲然而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
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
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
罪反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九

稽古樓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
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
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
稟受羣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
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
之餒餓也

朱

注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

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

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餒口劫二反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二

稽古樓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為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朱註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

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

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
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
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
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
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
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
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
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無若宋
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
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
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
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
揠烏入

反舍
上聲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
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
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掘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能倦
之貌其子掘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
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
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人行善者皆欲
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
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
由此掘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
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
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
亦若此掘苗者矣

朱註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
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

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
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
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
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
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
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
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攬拔也芒芒無知之
貌其人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私者
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

吾言矣

誠彼寄反
復扶又反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孟子曰人有險詖之

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雉鷄自斷其尾

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

夫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

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

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

之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

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

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

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

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

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

宋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

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被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

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教命則不能如二子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

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乎齊夫聖之夫音扶

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

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聖我何敢自謂爲聖故再言是何言也

六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

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

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

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

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

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體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丑問孟子所安比也

朱註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

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

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既不敵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

朱註

孟子言且置是也不欲以數子所至

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孟子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更欲爲天理物莫得行道而已矣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爲宜也

朱注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

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二五

稽古樓

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
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
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

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
德班然而等乎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
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宋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
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
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與平聲
朝音潮

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孟子曰此三
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
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

之矣

朱註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真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蟬
好去聲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而空譽之謂其言皆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

朱註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

使汗下必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

朱註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

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

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

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

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音五音之樂

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

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
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朱註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
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
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理大結反
潦音老

行潦道傍流潦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
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

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

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

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

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

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污。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袞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敵。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

朱註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埴蟻

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

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

孟子

卷三

公孫丑

三

西

稽古樓

三

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

霸。若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

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宋注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
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
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
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
心服之謂也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
宋注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
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
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

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朱註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
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開

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

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
來畏服

朱註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
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
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
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
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口不足之意可見矣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
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
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言此鴟鴞小鳥猶尙知及天未陰雨而
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
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
故謂此詩知道也

朱註

詩邠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

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
補葺也漏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烏自
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
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烏之爲巢如
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
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
洛敖音傲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
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
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朱言其縱欲偷安亦惟目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朱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
列反

詩言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
責故有多福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尙
可違避譬若高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
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
震死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此章言
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
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

大雅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

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
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

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
潮

俊美才出眾者也才出萬人者稱謂之傑
也

宋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

廛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
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
以什一之法但征其地耳不當復征其廛
宅也

朱市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
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
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
廛也

五子

卷二上

公孫丑

罕

稽古樓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
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
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
國凶扎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
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

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朱註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

朱註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

孟子卷二上公孫丑 望 稽古樓

田也

麋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

氓矣氓音盲

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孟子欲使寬獨

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

朱註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

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

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塵
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
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
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聖

稽古樓

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
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
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
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言諸侯所
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
天使之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
謂之天吏也

此章言脩古之道鄰國之民

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

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
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

朱註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

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朱註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上 望 稽古樓

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

掌上

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

朱註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

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

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誓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誓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四

稽古樓

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爲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

朱註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

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
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

惡去聲
下同

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
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

孟子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四

稽古樓

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
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
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
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
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

之

朱註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四

稽古樓

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朱註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廊

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
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
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

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

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

宋

言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

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出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聖

稽古樓

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

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

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

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

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

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

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

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上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

慎也

函音含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巽

稽古樓

矢箭也函甲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脩其善者也

朱註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

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

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

智也

焉於虔反
夫音扶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人是仁道者又安得爲之智乎

宋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

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

孟子

上

卷二 公孫丑

兗

稽古樓

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

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
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由與
猶同

人無仁智禮義此爲人所役者也治其事
而恥其業者惑也

朱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

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如其恥爲人役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宋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

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

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

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中去
聲

此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

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

此章言各
治其術

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
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朱註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

朱註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

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孟子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禹聞善言則拜

尙書曰禹拜善言

朱註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

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

舍上聲 樂音洛

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

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

同者也

宋註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宋註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

雷澤

孟子

卷二上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舜從耕于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

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此章言大聖之君猶

采善於人也

宋註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

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

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

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

莫罪反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已也。屑，潔。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

朱註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

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
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
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差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
袒音但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裼音錫裸魯果反袒音
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
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
也憫憊也善己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竝立偕
俱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
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
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

朱註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挽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借前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

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此章言夷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

朱註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

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二下

漢 趙 岐 註

宋 朱 熹 集 註

公孫丑章句下凡十四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朱註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

也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稽古樓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

有不下是不如地利

朱註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

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

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國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真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

宋註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二

稽古樓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得道之君何嚮不平

宋註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此章言民和爲貴也

宋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以寡人如就見者也

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

孟子卷三公孫丑三稽古樓

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

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孟子雖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

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

人來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

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

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

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孟子不悅王之欲

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

宋註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

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辭疾而出弔丑以為不可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四

稽古樓

宋註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

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安平聲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

仲子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
薪之憂且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必
當造朝也

朱註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

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
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
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
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
朝因之其所知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

景丑氏耳。景子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者孟子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若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乎。

朱注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

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六

稽古樓

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

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

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

相似然乎愚竊惑焉

本語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

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七

稽古樓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嫌日
簞反長上聲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

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

不嫌晉楚之君嫌少也會子豈常言不義

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

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爵齒德

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

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
以一慢二乎

朱注

慊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爲口銜

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
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
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
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
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
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
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
此慢於齒德乎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八

稽古樓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
也

樂音
洛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爲之君必就大
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

臣也

朱註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

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

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

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九

稽古樓

也

朱註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

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

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救役使之

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

者也

朱註醜類也尙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

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爲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也

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

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同爲志者也

朱註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

孟子卷二公孫丑十稽古樓

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

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

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

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

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

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

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兼金其價兼倍於常者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兼金一百百鎰也

朱注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

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朱注皆適於義也

孟子卷二 公孫丑

十一 稽古樓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

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列反

送行贈賄之禮時人謂之贖

朱注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

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

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

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爲不受也

朱註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

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

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度反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

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十一

稽古樓

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

當其可也

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

金不顧也

朱註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

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

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

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以昭果毅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朱註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

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孟子卷三 公孫丑 十三 稽首樓

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距心

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得專也

朱註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

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

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

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友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孟子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乎何爲立視民之死也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爲罪者也

朱註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

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十四

稽古樓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孔姓也爲都治都也誦言也爲王言孔距

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也

此章

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

朱註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

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
罔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
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蜚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
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遲龍鳥花反爲
去聲與平聲

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

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蜚蠹辭外邑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十五

稽古樓

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
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
也

朱注 蜚蠹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

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

諫刑罰之不中者

蜚蠹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三諫不用致仕而去

朱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蜚蜚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謀者

朱註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六

稽古樓

公都子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朱註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

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

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

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

乎綽裕皆寬也

此章言執職者劣籍道者優也

朱註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

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

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

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

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

孟子卷二公孫丑下七下稽古樓

言行事也

蓋古蓋反見音現

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於滕君王以治蓋之

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

齊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

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朱註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

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

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

或治之乎何言哉

夫音扶

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既已也或有

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

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此章

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也

朱註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

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六

稽古樓

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

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充虞敦匠

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

朱註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

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

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

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窆之飾有異非直爲人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十九

稽古樓

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宋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

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變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

朱註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倣乎必

孟子卷二下公孫丑 二 稽古樓

二反倣音效

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工親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也

朱註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倣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

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

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此章

言孝必盡心
匪禮之踰也

宋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

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

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

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
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也故曰私子噲

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

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

不受天子之命而私愛國於子噲故曰其

罪可伐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

之罪

朱註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孟子卷二下公孫丑三稽古樓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有人

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孟子曰我未勸

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

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

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使自往伐之矣今
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
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
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
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
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齊國伐燕國
乎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宋註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

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
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
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
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
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
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宋註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

孟子卷二下公孫丑子西稽戶樓

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河言言周公何可及也仁智周公未盡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朱註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

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

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
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
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

與平聲

周公何人賈問之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
人也管叔以殷畔賈問有之否乎孟子曰
如是也知畔而使賈復問也孟子曰周公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五

稽古樓

不知其將畔也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
謬誤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
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
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
之此過謬不亦宜乎

朱註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

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
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

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

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

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敕庶國是

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

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

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真過小人順

非以諂其
上者也

朱註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
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
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致
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
子蓋羞慙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
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
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
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
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
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
十一章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
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朱註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七

稽古樓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

願見不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既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更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五

積古樓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

王欲於國中而爲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式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

肯就之否

朱注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

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

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

告孟子

朱注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三九

稽古樓

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

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

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

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

云也

朱注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

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

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斷者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

朱註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

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
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
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
子引此以明道旣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
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
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
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
之龍斷謂堦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
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
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
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
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

征也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也

朱註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

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

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

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

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

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

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卷二公孫丑三稽古樓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朱註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

聲下同隱於漸反

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

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畱孟子行客

危坐而言畱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

隱倚其几而臥也

朱註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

又反語去聲

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

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孟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往者魯繆公

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

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

子思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

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

以復之其身乃安矣

朱註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

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

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
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
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
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

長上聲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
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得行道而但勸我畱畱者何爲哉此爲子

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慍恨也

此章言惟

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知道之所以乖也

朱註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

而子自欲爲王畱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
及繆公畱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
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祿
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
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

朱註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

遲留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高子以告

高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朱註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同惡 平聲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

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朱注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予如改諸則必反予

三宿出晝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

朱注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天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孟子卷二 公孫丑 三頁 稽古樓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友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

朱注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

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窺日之力而後宿

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

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七

稽古樓

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爲小節也

宋註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言大德洋

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

宋註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

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處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充處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

耳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宋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

間也

朱註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孟子

卷二

公孫丑

三

稽古樓

朱註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是故知命

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

此章言聖賢興作與

天消息天非人不
因人非天不成也

朱註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

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
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
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
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
矣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四十一

稽古樓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
之道乎

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
齊不受其祿也

朱註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
故不受也

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

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卽去若爲變詭見非大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其祿也

朱註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

孟子

卷二下

公孫丑

四

稽古樓

本志也

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朱註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旣被兵難請去

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下終

